



## 故乡(外二首)

□朱光明

在川东北地区,在大巴山腹地也就是:大湾梁上生我养的这片芭谷林所在的地方在这里,我的身体我的内心还有我的思想,必须三线合一必须与这片土地的温湿程度干燥程度,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一辈子保持这种生活姿势端着一把装有幸福的火铳,守卫祖先与神灵共同创造的信仰

在这里,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有一种信仰。但除了他们其他人一概不知,他们只知故乡

## ◎在烟霞山,想起晚年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一生以家族为骄傲在接待远方的朋友时热衷于邀请客人参观雷科莱塔国家公墓那里安葬着阿根廷历代名人其中包括博尔赫斯家族里的三位祖先他们生前是开国元勋、军事英雄死后拥有华丽的墓志铭和墓碑也就是拥有属于逝者梦寐以求的尊严博尔赫斯曾在诗篇中预言,他也终将长眠于此

在烟霞山,在潘家坝上营墓葬群我见到风尘里远去的山地居民他们在生活的树干上风吹雨淋过完一生最后落叶般摔在大理石上留下时光镌刻的纹理工整的楷书,仿佛一生循规蹈矩的写照生动的鸟群、马匹精美的人面桃花、窗锁朱户诠释了他们关于生活的浪漫想象

在烟霞山,在潘家坝上营万物皆是一种美学化作山地居民世代传承的歌唱一个人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一首诗的开篇一个人的一生,只为写好生活这部史诗这让我想起晚年的博尔赫斯离开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终客死他乡临终之际,仍在诗篇中关心着生与死

## ◎山中笔记

林间小道幽深宁静好似一条时光隧道向下连接日新月异的村镇、城市向上通往云朵、雨雪永恒的家乡正午的阳光穿透树梢把满地散落的松花照耀得金光闪闪如捣碎的时光,每一粒都值得珍视

在光与影晃动的森林之中万物有灵,皆有使命萁贝、党参、天麻每一株都是身藏利刃与良药与自己为敌,对人世友善杜鹃、布谷、黄鹂每每鸣叫一声这片森林,便离天更近了一点我的思绪,也跟着开阔了一点

## 父亲

□郭文艺

我与父亲分别已有十二年了。

这十二年间,我并不觉得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常常是一个人写字久了,回老屋子转转的时候,站在空阔的院落间,便错以为父亲他还在郑州打工:一套旧中山服,双手沾满了铁锈,仍在省会的北环不知疲惫地干着他的车床。

今年麦熟前的日子里,我一连几个夜晚都会梦到一段同样的梦境:父亲肩膀上扛着麻袋,麻袋里装满了冬夏衣被,脖子上搭条被汗水浸透的毛巾,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赶回家来。我亲眼看着父亲走下大巴车,欢喜着向老院子走去。不知缘何,我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就是找不到老屋的那把钥匙,害得我满头大汗,一个激灵打梦中惊醒。

如此,白天就常犯困。一困起来,脑袋里免不了就要胡思;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为啥要平白做那么多的梦啊?于这方世界,父亲知不知道他已经离开好多年了?梦是不是父亲用来打通父子之间交流的通道?甚或说,父亲他一直都在这世上某一处默默地看着我,庇护着这个家呢?

蓦然就想起多年前父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文艺啊,你腿脚不好,能干点啥手艺呢?若不能够找个好门路自己养活自己,怕是将来我就是埋进了黄土堆里,心里自然还是挂念着你哩……

忆此,顿觉黯然泪下。

父亲一生没当过名人,不是艺术家,旧年里,父亲的名气也只是从村南蔓延到村北。于我的世界,父亲却是个了不起的,能竖大拇指的人物。

时至今日,老宅的东房内还摆放着一堆机器零件。透过锈迹斑斑的铁砣,仿佛隐隐能感受到四十多年前的抢收抢种,热火朝天的农耕景象。

四十多年前的事儿我是没见过的,那时节我还未出生。我想说的是祖父曾经说过的话,父亲年轻时喜欢钻研机械类,这堆卸散的零件就是当初父亲自己研制组装的早期手扶:一个铁架子焊的座,装上柴油机后,再安上三个轮子就可以下地干活了。那个年代拉碾子拉磨,犁地打场脱麦子主要依靠耕牛。父亲研制的机器诞生后的那个夏天,父亲开着它挂石碾在西河岸边场地里碾麦子,全村男女老少都跑来看稀罕,纷纷夸赞父亲的本事。

喜善的本事真大,真是个人!

村里老一辈的人都这样评价父亲。

母亲就是冲着父亲的精明能干才嫁到了这个家,并给父亲养育了三个儿子。外公外婆丝毫不嫌弃祖父家人多地少的穷日子,平日里不断救济着我们。

有时候,我真敬佩我的父亲,一生中除了这个世俗里的钱财常常拮据外,父亲他什么都富有:精神富有,思想开阔,灵魂铁血。他那一丝不苟地对待艰难岁月的乐观态度,坚韧不拔在生活中的上进精神,铸就了他这个在逆境里迂回轮转,千锤百炼却怎样也压不垮的汉子形象。但随着我们兄弟三人逐渐长大,父亲他委实吃了不少生活的苦头。柴米油盐,红白随礼,衣食住行,父亲为这些,在工厂熬得是两眼黑肿,常常一人担两人的活儿来干。

父亲骨子里的灵魂应该是自由的,豪放的,追求生活精致的那种。打小我便这样认为。

父亲吃饭吃得香甜时,吃着吃着,就像想到了什么事,便叹口气,对母亲嬉笑着说:“我最羡慕东院的齐录伯,他家二大娘做得一手好茶饭。平日里去串门子,只要脚踏进她家门楼里,地上扫得跟嘴吹似的净。到里面去,堂屋桌子条几擦得明镜儿般。灶屋里柴禾是柴禾,碗是碗的。掀开案板上的溜布子,筛子里白面馍跟胖小子一样,葱姜蒜,酱醋茶,一样不少,讲究着呢!”

父亲讲完这样的话,会摇摇头,砸巴砸巴嘴,低头继续喝他的红薯稀饭。

父亲的日子过不了这等精致,家里孩子多,也乱腾。再说,母亲忙完地头忙家

里,饭能下到锅里煮熟都不错。一天三遍按其录伯家那般过的日子,父亲也只能口唇上说说,心里头想想罢了。至于母亲听了这些话,也多半不往心里搁。因为她知道父亲的个性,也就是过过嘴瘾,吃了饭一抹嘴,又脚蹬上二八杠,朝镇上机械厂去了。

无数个深夜,父亲披着一身星光从镇上归来。常常是一进门,自行车往灶屋门口一靠,大踏步走进屋里。伸手从馍筛子里抓起两张油饼,往上面抹一层蒜汁,一卷,另一手再端起瓷缸子,蹲到院子里的桐树下,身子倚着桐树凸起的根部,咬上一口油饼,在嘴里嚼出声来。良久,父亲的头会仰起来看着天空,从鼻孔里窜出一口粗气,眼睛再半闭着嚼。这样嚼多会儿,再咬上一口油饼,嘴里继续发出响声来。身边放着的瓷缸子,里面的水都不往外冒热气了。习惯性地,我和兄弟会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父亲靠着桐树根不再动弹,淡黄的月色洒了他一身,手里还握着半截卷好的油饼。母亲这个时候会走上前,和二弟合力把父亲给撵到床板上躺下。

顷刻间,屋子里父亲的鼾声如雷……

我曾经是那么地热衷看年轻的父亲种地:大地在父亲手上仿佛成了一张宣纸,揉揉是父亲手里握着的笔。一垄垄麦苗就是父亲手写的一行行文字,虽然写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气魄,但父亲写得很工整,很整齐,像小学生刚入校门时的规规矩矩。文字高雅之中透着秀气,清新而厚重。父亲能读懂那些个字,就像一个久写散文的大家,哪里缺几行,补上,此处不通畅,毁了再写。密密麻麻的“文字”坦露在天地之间,父亲在这些个“文字”里来来回回,不间断地修改,最终等到来年的夏天,准能整出一部丰厚饱满的篇章出来。

六月的家乡,依旧吹起滚烫的南风,一望无际的田里金灿灿一片。在这一片金黄的天地里,小麦已经入仓,裸露的麦茬间,新播的玉米苗子一排排冒出了葱绿的脑袋,有布谷、斑鸠、时不时落下去觅食,嬉闹。偶尔坐在潘密坡的芦苇丛垂钓,就瞧见头顶的天空格外的瓦蓝,成群结队的蜻蜓飞过来,再飞过去。青蛙便卧着河沿哼起曲子,清澈的水底,可以瞅见鱼儿用身子蹭着丝线撒欢。

顺着溪流朝前望,水草夹着野花蔓延到天尽头——

我却不能再看到我的父亲欢喜着站在庄子头张望了,每每心头有了些快事,也不知道该向谁去说去。夜深梦乱时,披衣下床走动,东屋到西屋,西屋再踱到堂屋,一想到父亲已经死去多年,心口便似哽了个石头般疼痛……

二十多年前,父亲不叫我蓄长发,说只有流氓才会留长发,他叫我剪成平头,我不听。为此,没少挨父亲的白眼,母亲的唠叨。

多年后,我主动剃去了掺杂着白丝的长发。我想站在父亲的跟前,好好地再听他训我一番,然,父亲却躲在了那张相框里,不再见我。

父亲活着的时候不止一百遍地叮嘱我,好好地做人,好好地顾着这个家。学点手艺,将来不必为自己的生活所累。可惜那番年少,我终究没听得进耳朵里去,以至于到头来还是这般一事无成。

如今已与他彼岸两隔,我活该受这阳世的苦,竟连忏悔的机会也没有,不禁捶胸顿足,涕泪满襟。